

#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 危机话语策略分析 ——以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为例\*

唐 舫

**摘 要：**本研究结合话语-历史分析法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危机话语策略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探究了其危机话语策略相似与相异的原因。研究发现，三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危机话语策略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它们均弱化公共卫生危机，致力于将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到经济危机或政治经济危机的维度；同时，瑞士人民党与德国选择党及奥地利自由党在论证策略、危机负责人建构和语言手段等方面又存在差异。

**关键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新冠肺炎疫情； 危机话语策略

**作者简介：**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重庆 400021

**中图分类号：**D814.1； H33； 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2-0019-16

---

\* 本文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德国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危机话语策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0QNYY73)的阶段性成果。

危机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契机,但新冠危机不同于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它既非人类设计,也不受人类控制,因此难以被政治化。同时,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下,曾占据西方政治话语中心的移民、身份认同等话题退居其次,民众比以往更依赖政府领导。因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言,“新冠肺炎也许会真正终结民粹主义”。<sup>①</sup> 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疫情并不能终结民粹主义,反而会为民粹主义政治伎俩提供合法化渠道。<sup>②</sup> 林红与玄理也认为,新冠危机可能增强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下滑所导致的被剥夺感,助推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sup>③</sup>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多元性,民粹主义政党对新冠危机的反应并非一致。<sup>④</sup>

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被视为代表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2016年的欧洲33国威权民粹主义指数中,瑞士排名第5位,奥地利第8位,德国第19位。<sup>⑤</sup> 三个政党均具有反移民和疑欧主义的特征,但在历史与地位上又有差异。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在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的推动下发展迅速,2017年进入联邦议院,目前是活跃的对党。奥地利自由党成立于1956年,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曾四次参与执政,2017年与奥地利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2019年“通俄门”事件曝光后受丑闻影响不再执政,但仍是该国的第三大党。瑞士人民党成立于1971年,1999年以来在国民院中一直拥有最多席位,如今在联邦委员会中拥有两个席位。三个政党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比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危机话语策略的有益前提。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对三个政党的危机话语策略进行分析与比较,探究其相同与相异的原因,并试图从危机话语策略的角度对右翼民粹主义在新冠危机中的失利进行解释。

## 一、民粹主义与危机

民粹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和美国,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欧洲依

<sup>①</sup> Gideon Rachman, “Coronavirus Could Kill off Populism”, *Financial Times*, 2020-06-29, <https://www.ft.com/content/3bcf2b5e-e5f1-48e4-bb15-cd29615a9198>, 访问日期:2021-05-10。

<sup>②</sup> [德]扬-维尔纳·穆勒:《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强化民粹主义政治?》,李嘉弘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第119-122页,这里第119页。

<sup>③</sup> 林红:《公共卫生危机与西方民粹主义的国家依赖》,载《社会科学文摘》,2021年第2期,第30-32页,这里第32页;玄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策略与未来走向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2期,第136-144页,这里第144页。

<sup>④</sup> Cas Mudde, “Will the Coronavirus ‘Kill Populism’? Don’t Count on it”, *the Guardian*, 2020-1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mar/27/coronavirus-populism-trump-politics-response>, 访问日期:2021-05-21。

<sup>⑤</sup> 参见 Timbro, “Timbro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dex 2016”, [https://timbro.se/app/uploads/2016/06/4\\_rapport\\_populismindex\\_eng\\_0.pdf](https://timbro.se/app/uploads/2016/06/4_rapport_populismindex_eng_0.pdf), 访问日期:2021-07-01。

然是边缘现象，如今却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统治着西方公共话语。<sup>①</sup>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它或被视为政治行为者的交际风格，<sup>②</sup>或被定义为一种寻求或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sup>③</sup>或被视为能与不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薄中心意识形态”(thin-centred ideology)。<sup>④</sup> 尽管定义繁多，但学界基本上对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达成一致，即民粹主义将同质的、具有极高道义性的人民与腐败精英对立起来，认为政治应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右翼民粹主义除了纵向上将人民与精英相对立，还在横向上将人民与移民等“他者”相对立，它还具有煽动恐惧、反智主义、魅力型领导、国家民族主义等特征。<sup>⑤</sup>

危机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源或催化剂，但对于两者关系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危机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前提，他指出：“民粹主义的出现与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危机有关，而这种危机反过来又是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一部分。”<sup>⑥</sup>也有学者对两者关系持不确定态度。如卡斯·穆德(Cas Mudde)指出，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常常强调两者的密切关系，却缺少对“危机”的界定，危机这一概念在定义上与可操作性上均存在不足；尽管如此，他承认民粹主义的成功确与政治经济变量(如经济不稳定、失业、犯罪率)存在关联。<sup>⑦</sup> 克里斯托巴尔·洛韦拉·卡尔特瓦塞尔(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也对两者关系持保留态度，他认为，那些认为民粹主义者的选票来自“现代化失败者”的假说往往经不起实证分析，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党派恰恰在那些几乎不存在民粹主义崛起先决条件的欧洲地区取得了成功，如挪威、瑞士和意大利东北部。<sup>⑧</sup>

---

① Cas Mudde, „Populismus in Europa: Von den Rändern zum Mainstream“, *Totalitarismus und Demokratie: Zeitschrift für internationale Diktatur- und Freiheitsforschung*, Vol. 17, Nr. 1, 2020, S. 13 – 34, hier S. 13.

② Jan Jagers/Stefaan Walgrave, “Populism a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yle. An Empirical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Discourse in Belgium”,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6, No. 3, 2007, pp. 319 – 345, here p. 322.

③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pp. 1 – 22, here p. 18.

④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pp. 541 – 563, here p. 544.

⑤ 参见[英]露丝·沃达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恐惧的政治》，杨敏、徐文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33页。

⑥ 转引自 Benjamin Moffitt, “How to Perform Crisis: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the Key Role of Crisis in Contemporary Populism”,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 50, No. 2, 2015, pp. 189 – 217, here p. 191.

⑦ 参见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5.

⑧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Ambivalence of Populism: Threat and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Vol. 19, No. 2, 2012, pp. 184 – 208, here p. 188.